

林散之與揚州

沈鵬書

曹如誠 編著

廣陵書社

曹如诚
编著

广陵书社

林



箴

之

林

箴
之
題



與

揚

944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林散之与扬州 / 曹如诚编著.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1. 12
ISBN 978-7-80694-797-5

I. ①林… II. ①曹… III. ①汉字—法书—作品集—
中国—现代②林散之 (1898~1989)—生平事迹 IV.
①J292.28②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76362号

书 名 林散之与扬州
编 著 曹如诚
责任编辑 王志娟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
[http : //www.yzglpub.com](http://www.yzglpub.com) E-mail : 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10 千字
插 图 405 幅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797-5
定 价 1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录必究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林散之與揚州

王
能
而
亦
是



总 顾 问：谢正义

顾 问：姚苏华 韩 方

策 划：陈佳宏 陈 洁

艺术指导：言恭达 邵志军

封面题字：沈 鹏

出 品 人：曹如诚 范世宏

责任编辑：王志娟 图片摄影：叶曲天 装帧设计：葛玉峰



林 散 之



林散之为瘦西湖公园题写匾额



林散之和扬州书画界人士在瘦西湖合影留念

序

辛卯年秋,扬州文化学者曹如诚同志通过一位朋友将其编著的《林散之与扬州》一书的样本转递给我,并邀我为其作序。

我出生在江苏泗阳,就读于南京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在六合县劳动工作10年。那时,六合属扬州地区管辖。1983年至1994年又在江苏省委分管文教工作。无论是对扬州,还是对林散之先生,我都是很熟悉的。正因为如此,我也愿意为扬州、为林老写点什么。

扬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千百年来,来往于此的文人雅士在这里留下了无数佳话和名篇佳作。早在初唐时期,扬州诗人张若虚即已创作出被誉为“孤篇盖全唐”的标帜性长诗《春江花月夜》;大诗人李白在黄鹤楼为老朋友孟浩然送别时,写下“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名句。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苏东坡在扬州倡导诗文,并为扬州留下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清代被称为“扬州八怪”的金农、郑板桥、汪士慎、黄慎、罗聘等一批书画家,在扬州以卖画为生,他们虽不都是扬州人,但都活动于扬州,而且在生活作风、艺术观点、绘画风格上都有相通之处,自然形成了艺术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扬州画派。我国近现代国画大师黄宾虹先生是浙江金华人,他与扬州的情缘也源远流长。清代光绪年间,他曾六次来到扬州,赏古画,学山水,习花鸟,与扬州冶春后社诗人、书画家、鉴赏家时相往还,谈书论画,友谊诚笃,对扬州的书画艺术及扬州书画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林散之也不是扬州人,他从六朝古都南京来到扬州,登临平山堂,畅游瘦西湖,凭吊历史遗迹,追怀古人先贤。林散之在扬州的文化艺术活动和他为人治学的风范,还影响了扬州一批文化人。他和这些文化人,亦师亦友,水乳交融,谈诗论书,说古道今,





留下许多意趣盎然而又鲜为人知的佳话。林散之在扬州所创作的大量诗篇和书画佳作,丰富了扬州文化艺术宝库,给文化扬州注入了新的文化艺术内涵;林散之仁厚慈爱,质朴诚实,在扬州乐与“草根”结友,满腔热情地嘉勉、提携后学,为扬州书画界树立了“做真人”的典范,也给扬州这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现在,由于党和政府倡导,发展、繁荣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了。文化的发展需要有点声势和氛围,更需要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地从具体事情做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文化形象的延续、发展与丰富,是一个综合、系统的文化工程,其中历史上文化名人与城市关系的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重要的一项。令人欣慰的是,如诚同志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坚持数年锲而不舍地搜集、整理散落在民间的历史资料,在“林散之与扬州”的研究领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并取得了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想,《林散之与扬州》一书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扬州文化研究的空白,而且填补了林散之研究的空白;不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而且更有史料研究价值。对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林散之的一生,深入挖掘和研究林散之的艺术成果,对推进文化扬州的建设,促进扬州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本书的出版还给我们一个有益启示,类似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是否应该有更多的拓展和加强。比如,对于历史遗存的普查与保护,对于相关资料的挖掘与整理,有组织地研究、出版等等。我想,如果我们不遗余力地去做,我们就无愧于那些文化大师们,也无愧于“文化名城”的称号了。那样,我们在“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美好蓝图上,将会写下无愧于时代的精彩一笔。

文化如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对于文化的价值,理解了才知珍惜,珍惜才会自觉地传承,传承便会有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文化不是少数文化人的事业,文化属于大众。所以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今天,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士,其中包括基层干部来关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支持和促进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孙家正

2011年11月于北京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读《林散之与扬州》有感

庚寅岁暮，我在扬州为特殊教育学校的优秀孩子颁发奖学金时，如诚先生送来他编著的《林散之与扬州》样书，我为之惊喜，亦心生感动。一位基层宣传干部能够利用别人打牌喝酒的时间，执着地苦苦寻觅林散之当年在扬州生活的踪迹，能够褪去浮躁，静下心来搜集整理一代大师散落在扬州民间的书画佳作和不为人知的生活故事，实在难能可贵。

回宁后，翻阅样书，字里行间晃动着我的故朋旧友的身影，许多都是我曾经历的往日的故事，对恩师的怀念，对家乡的思念，对扬州同仁的牵挂，一下子涌上了我的心头。

林先生是我的老师。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30年间，我时时趋其寓所看望、请教，或相坐笔谈，或观其作书作画。70年代初，是林老书法的变革时期，我曾亲见他做诸多探索和尝试，每去看他，总见地板上铺满了新书写好的或大或小的条幅。其间，他亦为我作过不少书画，成为我现在珍藏品的一部分。老师为人质朴坦诚，重情重义，是一位亲切、和蔼、宽厚的长者。他的学养、他的功底、他的情怀、他的品德汇成了他不朽的形象，深深镌刻在与他交往过的同辈与后辈心中。书中所叙“文革”期间他在扬州的点点滴滴，正是他艺术生活的缩影，是他崇高品德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我生于重庆，但祖籍在扬州，我总是把扬州视为自己的故乡。扬州地处江淮要冲，为东南一大都会。历史上扬州以运河之便利，容纳了各地的移民，



巨商大贾、文人墨客往来于此，形成了包容并蓄、博大精深的扬州文化。清代扬州，丹青妙手云集，石涛在这里筑大涤草堂，为其独立不凡的人生画了句号；“扬州八怪”各逞其才，各标其奇，其影响遍及全国。到了晚清，扬州画坛又出了一位才俊陈崇光，林老的恩师黄宾虹还曾师事于他。20世纪30年代，冶春后社诗人陈含光、蒋贞金诸前辈，亦曾是林老诗歌唱和的同道。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扬州一批学养深厚的文化人如蔡易庵、黄汉侯、孙龙父、桑榆、魏之桢等，彼此亦师亦友，常常雅集一隅，交流切磋，吟诗作画，并带动了一批青年学子，形成了风气。这些大约正是林散之数次客居扬州的重要原因吧。林散之的诗、书、画艺术也随之在扬州这块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壤上广泛传播开来。

林散之与扬州还有一个直接亲密的关系，那就是他的工作、生活在扬州的女儿林苻若、女婿李秋水一家。他们的家居尽管简陋，但是充满着亲情和文化的氛围。那时，交通不便，通讯不畅，林老给扬州友人的许多书信、作品都是通过林苻若带回扬州，又一家家送到各人手上的。他们就是林老与扬州的桥梁和纽带，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家庭对扬州文化的贡献。

如诚先生虽第一次出书，便有不俗、不凡的手笔。他有意让亲历者直接面对读者，回忆当年和林老交往的情景，并用平实的语言，真实地记录了林老在扬州的事和情，不臆造，不夸张，不矫饰，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将林老质朴、宽厚、真诚的性格以及林老与扬州书画界人士水乳交融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图文并茂。四百余幅图片的搜集面世，倾注了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形成了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图片中，有书画精品，有书札，有笔谈手迹，有经历者的照片……当会给读者以亲切、真实的感受。在阅读中欣赏，又在欣赏中阅读，这是何等快乐的事！人品的仁厚与作品的神妙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立体的林散之——一代书艺宗师的风采。当然，这又是扬州艺坛上一段有趣而重要的史实。读者必能有所收获。

萧 平

辛卯之春于金陵爱莲居

（作者系江苏省国画院一级美术师，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江苏省美学学会副会长）

难忘在恩师身边的岁月

——写在《林散之与扬州》出版之际

庚寅岁末，我从埃及瞻仰金字塔与斯芬克斯归来，看到案头曹如诚先生所著《林散之与扬州》的书稿，粗粗翻阅，恍若旧梦前尘，一一重现，不禁感慨系之。回忆在扬州有幸陪伴林散之先生的那段美好时光，转眼已四十年。十多年前故地重游，绿杨古城也早已“旧貌变新颜”。当年的记忆景物虽然有许多已经消失，但与林老在一起的一幕一幕却历历在目，铭记于心，难以忘怀。

—

“君子之交淡如水”。林老与人相交，无丝毫功利之心，亦无丝毫矫饰；对朋友肝胆相照，对后学诲人不倦，全然是真性情的表达。所以与林老相交相识的朋友和学生，都曾为林老朴素、真挚的情感所温暖和感动，甚高德懿行，令人敬仰。

1967年夏秋，尉天池老师带我在南京第一次拜谒了林老。还记得林老当时住在南京林学院林昌庚家，他在仔细审视过我奉上的习作后，指着我的副行草对联说我“有才气”。我深知这是长者对后学的一种鼓励。林老的肯定和鼓励，对我此后走上书法艺术之路的信心和决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68年4月，我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分配到扬州地区工作，后去



了泰兴印刷厂当美工,不长时间即被派到扬州印刷厂进修黑白稿设计。到扬州不久,我得知林老当时就住在被称为“苻庐”的二女儿苻若处,且苻庐就在印刷厂斜对面的太平巷。我就先找在扬州印刷厂的二姐林苻若,再去拜谒林老。当时苻若家的住房很小,没有桌子,林老也只能坐在不太高的凳上接待我。林老在苻庐客居作书只能在一个约七十厘米见方的大木箱上进行。这个期间,我得空便登门拜望老人,问学求艺,这便是第一次的扬州情缘,真是三生有幸啊。

一年半后,林老向前来看望他的地区文化处军代表提出了要我去扬州陪他的要求。其时我已由泰兴印刷厂调到泰兴文化馆工作。1970年5月,我便被组织安排到扬州林老身边,住在扬州“三招”,距苻庐步行不到十分钟。在连续陪伴林老的二三个月内,我每天早餐后准时到林老家“上班”。上午磨墨牵纸,林老一般要写七八张六尺四开的商品字及应酬之作,高兴时也会写到十一二张。写字时的林老眼睛瞪得圆圆的,毛笔捏得紧紧的,笔落纸上,“沙沙”作响。林老有罗汉之貌,佛陀之心,孩童之性,洪钟之声,写完字后习惯性地挠挠头,瞪圆眼,不时朗朗大笑。有时的眼神又黯然孤寂,一言不发,让人感到人在而神远。下午陪他步行到苏北人民医院针灸,有时在医院门口的小担子旁,吃上两个豆沙汤圆。

在扬州,我第一次求林老作书,他非常高兴地应允了。我至今记得我一口气跑到扬州百货大楼四楼买了仅有剩下的宣纸。林老当即为我写了两幅。同时我又将一些元书纸留给林老,请他为我临写汉碑。后来林老回乌江后,还给我寄过两次书法和字课,对我学习书法以大大太大的勉励。一天,林老让我看费新我先生给他的亲笔信,是一封请林老参加西泠书画社“鲁迅诗词书法展”的邀请信。林老当时就叫我也创作一幅,和他的作品一同寄往杭州参展。我开始用《礼器碑》的笔法写了鲁迅的七绝《无题》,林老看后没有多讲,拿了一张四尺四开的宣纸当场给我示范了李白《下江陵》,一张参有《张迁》和《礼器》风格的隶书作品,后来叫我重写一张,与他的作品一起寄至杭

州。而林老为我示范的这幅字，我一直珍藏家中。

一次陪林老在宾馆创作八尺草书，所写内容为毛主席的《浪淘沙·北戴河》。林老折好纸后，让我为他标字，即用铅笔将书写文字及书写位置标记排列出来。林老完成后的作品与我所标字的位置只有两三处有点区别。林老在扬州期间所写的绝大部分作品都由我盖章，有时我吃不准位置也问林老，林老在写得累时只是点头示意。

我深知，当时林老要我陪伴和作助手只是缘由之一，更多的是林老提拔后辈学生，是对我的厚爱与信任。能有机会随杖左右，得到林老的耳提面命，谆谆教导，与之零距离接触，感受其气场，使我的身心得到陶冶与提升，令我终身受益。林老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地方还在于人到七十多岁，还每天都做功课，这一点我至今也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坚持着。作为备受林老关爱的学生，我至今也不敢忘却林老对我的教诲——“虚名易得，实学难求。”

二

林老数次客居扬州，我曾有幸在两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陪伴过他。一次是从泰兴临时调来扬州专门陪他两个多月，后一次是我此后调至扬州地区文化局工作阶段。

一次，我陪林老去电影院看电影《红楼梦》，散场时发现老人家老泪纵横。凄楚悲凉的剧情和不幸的人物命运勾起了林老对相濡以沫且已过世的老伴的深情怀念。林老是一个性情中人，越剧《红楼梦》电影深深地触动了老人的情感，可谓是“一把辛酸泪，百世儿女情”。

1971年初夏，林老暂别扬州返宁的这天中午，老人家没睡午觉，精心在皮纸上画了一幅山水画送给我。他边画边告诉我：“我今天未睡午觉，要给你画这幅画做纪念，用水画也要见笔，像黄宾虹说，就是清水染也是很有用的……”后来我去南京将装裱后的这幅画给他过目，林老认为是一张精品，非常高兴地在画上又题了字。林老说：“假如不看上款，我可能还认为是谁





‘偷’去的呢！”说完朗朗大笑。

一次我陪林老前往石塔寺，那天他很高兴，叫我把小孩和爱人从泰兴接来扬州游玩，并塞给了我五块钱做他们的旅费。后来林老坐着小车专门来我的住处看望我的一家，还记得我小孩指着小汽车不停地讲：“这是我林爷爷的车子。”林老很喜欢我的小孩，叫他“大头”，我小孩说林老是“大头爹爹”。

和林老在一起的时候，有时也谈到看相。我曾问刘少奇如何？答：鼻子太大，鼻沟太深。问邓小平如何？答：五短身材，奇相，贵相也。林老看了我之后，他拿铅笔写了一句话：平正，一生不会做纰漏事。

林老一生潜心研究诗书，不谙世故，几乎没有“社会经验”，是一个很纯朴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乡巴佬”，连一些寻常事也搞不清楚。有时我也将一些自己的“世故”说与他听，林老认为我虽年轻，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做法还是得当的，并幽默地写下了“向学生王冬龄学习，好模范”的字条。

当时我在扬州文化局工作，想请吕厚民先生为他留影，在我介绍吕厚民是为毛主席拍照的摄影师后，林老却不愿拍了。1978年，我在石塔寺前的古银杏树下为林老拍下了几张照片。次年，林老以此为题材画了一幅自己非常满意的《老木逢春图》，自题“乌江江上一聋人，八十余年尚苦辛。诗味淡如秋水冷，闲情喜得故人亲……”画中巨树参天，枯木新枝，扶杖老人闲坐树下，俨然是林老自己的写照。

三

林散之先生学贯古今，造诣精深，世称“三绝”，享有当代“草圣”之誉。林老的草书是近现代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林老的草书老辣畅雅，空灵洒脱，平淡天真，格调超逸。其用笔跌宕奇肆，风华卓绝，而其墨法之变化，墨色之绚烂，特别是淡墨渴笔之妙，古今一人。林老的草书天机流荡，诗意盎然，逸笔浓韵，充满山林气象，真正写到了灵魂的最深处，写出了物我俱忘、天人合一的境界和“本来面目”，在中国书法史上写下了绚丽灿烂的篇章。

从当年启功先生向林散之先生作品三鞠躬以示叹服；到其后个性率直而不乏简慢的日本当代书坛泰斗青山杉雨在见到林老及其作品时，所表现出诚挚的谦恭和推崇，并当众书写“草圣遗法在此翁”，对林老推崇备至；再到《中国书法》杂志社主办的“中国20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评选活动，林老与吴昌硕、于右任同时获得最高票35票（专家票）；以及我在90年代编写的高等艺术教育部级教材——《中国艺术教育大系〈书法篆刻〉》一书中，通过比较研究，梳理列举出了中国历代名碑法帖中最具价值和代表性的五十种线条，林老也名列其中等等，林老作为“一代草圣”，当之无愧，决非虚誉！

扬州是林散之先生钟情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他与扬州有着特殊的情缘。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与之感情甚笃、相依为命近半个世纪的夫人离世，且居无定所的这段时光中，是扬州的瘦西湖、史公祠、平山堂、太平巷……，是鉴真大和尚、郑板桥、史可法……，是林老在扬州的家人、朋友、弟子乃至百姓，在精神、艺术、生活等方面给予了老人以莫大的寄托和安慰。“瘦西湖畔草芊芊，三十年前认旧缘。此日重来更留恋，不同时代绿杨天。”（林散之《扬州八首》之一）表达了林老对扬州的深深眷恋之情。数度客居和过往扬州，林老与扬州的情缘不仅为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平添了文化佳话，也给扬州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艺术财富。

《林散之与扬州》是一部无声无形的电影。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容和细节，重现了林老于那个特殊年代在扬州的艺术和生活状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一代“草圣”在逆境之中所表现出来的仍然多情、乐观、淡泊、从容、宽厚的情操，以及林老对艺术乐此不疲、追求极致的境界。从林老在扬州生活的平面，我们不难看到林老对人生、对社会、对生活的态度，更彰显了林老质朴的情感，以及他对艺术最本真、最纯粹、最执着、最忘我的精神。“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荣格），林老的艺术境界、艺术成就与他的人生境界是一致的，也是分不开的。

情感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在当下这个资讯多于知识、流言多于思想、浮





躁多于严谨、名利多于淡泊、随波逐流多于坚守信仰的时代,人们也往往容易忽略最为珍贵的情感。林老的真性情、真精神和平常心所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对今天的我们感知生活、感受社会、感悟人生具有启迪作用和榜样力量。

《林散之与扬州》对林散之先生的艺术精神、艺术思想、艺术成就等多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研究、抢救、挖掘,并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作者耗时数年,艰辛备尝,付出的劳动和取得的成果令人感佩不已。

我为有幸成为林老与扬州这段历史佳话的参与者与见证人感到无比荣幸,为得与扬州的蔡易庵、孙龙父、桑愉、魏之祯、李兴甫等前辈,蒋永义、马千里、卞雪松、张汉怡等朋友结下金石书画之缘感到高兴;难忘与林苻若、李秋水、李不殊、李亚丁……在林老身边的日子;难忘扬州相聚相交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

同时也谨以此文为一瓣心香,深深怀念可敬可亲的恩师林散之老人!

王冬龄于大散草堂

2011年3月18日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杭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